

清·藍鼎元 著
朱世滋 周传家 校译

白話全譯藍公奇案



智破二十四桩奇异案件
展现十八世纪南海风情

北京燕山出版社

白话全译蓝公奇案

(清) 蓝鼎元 著

朱世滋 周传家 校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京)新登字209号

白话全译蓝公奇案

〔清〕蓝鼎元 著

朱世滋 周传家 校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妙峰山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8, 625字数160千

1993年4月北京第一版1993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7—5402—0488—5/I·0035

印数: 0001—5000定价: 5.85元

鹿洲小圖



藍鼎元像（原載雍正版《鹿洲初集》）



光绪壬寅版《蓝公奇案》插图



光緒壬寅版《藍公奇案》插图



民国十五年版《蓝公奇案》插图

目 录

原序	(1)
卷上	(5)
五营兵食	(5)
三宄盗尸	(19)
邪教惑民	(29)
幽魂对质	(35)
葫芦地	(42)
没字词	(49)
龙湫埔奇货	(55)
死丐得妻子	(65)
贼轻再醮人	(70)
闽广洋盗	(79)
兄弟讼田	(99)
卓洲溪	(105)
改甲册	(116)
卷下	(121)
云落店私刑	(121)
三山王多口	(138)
西谷船户	(145)
忍心长舌	(167)

仙村楼.....	(179)
尺五棍.....	(192)
林军师.....	(201)
山门城.....	(212)
猪血有灵.....	(228)
古枢作孽.....	(239)
蟹楼可畏.....	(244)
蓝鼎元和他的《蓝公奇案》	(255)
校译后记.....	(262)

原 序

鹿洲先生独坐土室，日夜读书著述。余过之，曰：“噫！有此安闲自得之一日乎？”鹿洲笑曰：“吾所入者皆自得，若安闲与否，则非吾所知也。”

俄有民自十里百里至者，皆提筐挈榼，悲歎叹息，言“公为政似龙图，而祸变出意外，民等甚为不服。”先生笑而谢之，且摇手曰：“后不可作斯语，此非所以爱我也。”惠来邑民王希伍，年八十余矣。扶杖行二百里，携米五升、鸡子十数枚愧先生而泣焉，曰：“天乎！天乎！不图包公一至于此。”

余于是叹先生异政感及邻封，去官之后，乃见輿情，不独潮、普两邑之民为然矣。先生听讼如神，果有包孝肃遗风。每当疑狱难明虚〔实〕，公静鞠似别有钩致之术。虽狡黠讼师，积年老贼，词说不能难，夹责不能服者，一见先生，即鬼诈不知何往，不待刑而毕输其情。余每怪世人献讼，全以刑

法推敲，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万一有差，九原怨痛，宁有极乎？先生听断，惟恐小民不得尽其词，怡色和声，从容辩折，俟其无所逃遁，而后定其是非，是以刑者不冤，死者无恨，民不能欺，而亦自不敢欺。此吾夫子所谓“大畏民忘”者也。使天下司刑之官，皆如先生之公明详慎，宇内岂有冤民哉！

先生追思往事，择其案情稍异者，笔之成书，为《公案偶纪》二卷。夫世所传《龙图公案》，吾不知其真贋何如，觉中间鬼事太多，不足为训，且亦有非孝肃公寔迹者。以《鹿州公案》视之，似更质，而加之以文，卓卓乎可传也。

人皆以公忠受祸，为先生扼腕，余独以此为先生贺。则操心可以对君父，制行可以对庶民，求仁得仁，夫复何歉？况孟夫子有“生于忧患”之说乎！先生自服官以来，惟在普得寝食耳。未两月，而普邑大治。当道以先生为才，俾兼潮篆。奉檄日，自普启行，入潮境，沿途相验命案者三宗。而后至潮邑，又当上年歉收之后，五营军士乏粮半载，盗贼遍野，行人持梃结队，尚岌岌未必保全。豪强奸宄暴寡凌弱，窃人之妻，鬻人

之子，爭山霸海，奪田侵宅，日告愬者一二千人。先生極力整頓，籌兵食，靖萑苻，治豪猾，獄訟隨到隨決，黎明視事，漏下二三鼓而後退食。又詞狀薄書，不肯假手他人。雞六鳴而後就寢，東方微白，復起視事。如是者一載有餘，無一日一時之間斷。地方寧靜，治績甫成，又有戰船、炮台、城垣、營房、西谷之大累，心血俱竭。尚朔望偕諸生講學談道，使之共興于尊君親上、孝弟忠信之風。講畢課文，躬為評鹭。亲友咸勸節勞，曰：“功名與身命孰重？”先生曰：“吾一日不如此，便覺此心不可以對君，非為名也。吾一介草茅，受恩深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余乃知先生之遭厄，正造物所以厚先生而延之命也。從茲得遂志林泉，等身著述，自足千秋。即使重出勤勞，亦多此一番休養閱歷，人情變態，宦海風波，未必非忱玉成之一助。余所以為先生賀，亦信先生能自樂其樂也。

潮邑已臻大治，夜戶弗扃，民有仁讓之俗。讀《鹿州公案》者，當知先生一片苦心，不徒以創見而夸美之也。

是为序。

雍正己酉春日衡山年同学愚弟旷敏本拜
手题。

卷 上

五 营 兵 食

潮阳一县，岁征民米军屯一万一千余石，配给海门、达濠、潮阳、惠来、潮州城守五营兵食，无有存者。征收不前，则庚癸将呼，非细故也。

雍正五年丁未，承三载荒歉之余，米价腾贵。潮令魏君发支兵米，至五月之半止矣，其半月不能继。六七两月，将离任，又不继；八月解组，大埔尹白君署潮篆，九月卒于官。五营军士半载乏食，悬釜嗷嗷，民间岌焉。时镇潮大帅尚公，约兵有法，纪律严明。潮阳、海门诸守将，皆能得士心。是以诸军虽极苦，而无敢越念。

大吏以余承乏，代庖兹邑。冬十月十八日抵任，廩无粒米，仓无遗谷，军士多鹄形鹄面，有不能终日之势。适奉宪檄，借运镇平、程乡仓谷三千石，暂给兵饷。余曰：“噫！美矣。但募舟转运，上水下滩，往返须二十日，恐兵丁不能久待。且夫船运费将何所资？转盼数月，又有运还程、镇补仓之费。可遂云长策乎？查是岁早禾半收，冬稔八分以上，设法催征，未必不较便捷也。”

吏皆曰：“难甚，潮人素有健逋之癖。乡间居民，有粮者少，连阡广陌，皆郭内世家大族之田。闾邑乡绅、举、贡，文武生员，不下七八百人；捐纳监生，一千三四百人；院、司、道、府书吏辕役，势豪大棍，不知几千百人。皆威权烜赫，如虎如狼。持檄催粮之差，孰有过其宅而问者，见之惴惴莫敢仰视，有片言获戾，则缚入其家，禁闭楚挞；否则迨至县堂，丛殴公庭之上，由来久矣。而图差亦遂与和同舞弊，有钱纵释，毫不以催征为意。每逢比较，拘亡户饿殍一二人，代责抵塞，无有确实粮户，得以见官。且比较轻笞，百不当一。稍示之以严刑，则有前任魏使君故事，各役哄堂一声，溃然走散，登东山，札石洞。二三百人，蜂聚弗返，诛之不可胜诛。使君无如之何，则必款绅衿，邀豪猾，出以好言劝慰，然后下山，供役如常。自此奄奄不能复振，百事皆掣肘不可为矣。”

余曰：“不然，绅衿独不畏洋革乎？上司吏役，不畏上司惩治乎？势豪大棍，吾自有三尺，此无难也。衙役散堂登山，则系不轨乱民，吾能禽而尽杀之。”金曰：“绅衿、宪役，非止百十抗粮，可以洋革，必人人而尽申之，安所得许多楮墨？且日亦不足矣。”余曰：“噫！天下岂有不可化之人哉？我自有良法处置，非汝等所知也。”

乃下令闾邑人民曰：

潮阳之在岭东，固巍然大县也。沃野平田，二百余里，素号产米之区。人物蔚兴，世家大族，甲于潮郡。士大夫明礼义而重廉耻，古以海滨邹鲁目之。迺来西成歉薄，急公者鲜，兵精贻误，亦出于无如何。

今冬稔有秋，闾阎不苦乏食，此亦急公奉上，为长吏分忧之日也。五营军士，自五月至今，未沾升斗之粮。汝等同乡共井，非亲即故，宁不相知相恤？况设兵卫民，输赋养兵，古今通义。汝等藉人之力以安疆土，忍坐视其枵腹颠连，而不一惻然动心欤？

兹奉宪檄，借运镇平、程乡仓谷三千石，暂给潮饷。夫镇平小邑也，程乡中邑也。小邑人民尚能急公完粮，以赢余米粟养活邻县，汝以潮阳大邦，而乞食于小邑，不亦可耻甚乎？况镇、程之粟虽来，汝士民粮米终须完纳，何苦自居顽户抗欠之名，使堂堂大县黯然无色？其羞其否，愿汝等一深思之也。

本县代庖伊始，专职催科，以济兵食。查向来粮米征收，每石加耗一斗，乃普天通例。今本县特从宽简，凡纳本年粮米，一斗收耗麦五合，每石耗米五升。纳旧年米，一

斗收耗羨三合，每石耗米三升。只仅取足供粮道养廉奏销之费，本县毫不濡染焉。汝等当曲体减耗为民之心，将应纳新旧粮米，争先纳完，使十日之内，得以发给兵精。后此源源接济，五营皆庆饱腾之乐，本县实受汝士民赐矣。倘汝等不知情理，仍前抗玩不纳，则本县减耗无益，自当照旧加一征收，惟有严刑峻法，以与汝顽民为难。汝等自度能抗本县，能抗朝廷之法乎？

缙绅衿监，为民之望，逋粮功令，更加严切。至于势豪土棍，上司衙役，尤不足道。本县不侮鰥寡，不畏强御，倔强之性，自昔已然。况分为朝廷法吏，不能搏击奸豪，伸三尺之典章，无是理也。绅则详参，士则申褫，奸棍蠹役，幽囚杖毙；而其名下应完粮米，即至家破身亡，亦终不免于输纳。彼时虽欲悔之，其何及矣！

本县谬叨民牧，有风俗人心之责，所最与士民痛痒相关、休戚相共，欲代谋安居乐业，遂生复性之计，不知凡几。此区区急公完粮，分内当为之事，非有所苛求于汝。汝等岂皆木石心胸，不肯稍听本县一言耶？试于清夜平日，反复静思，必有以慰本县之